

# 中華文史論叢

第七輯（復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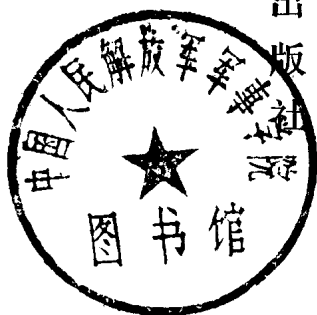




# 中華文史論叢

第七輯  
(復刊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华文史论丛

第七辑(复刊号)

朱东润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字数 265,000

1978年7月第1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7186·4 定价: 1.40元

## 编者的话

一九六二年，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创办了不定期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当时创办的目的，在于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文史研究工作者、古籍整理工作者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心得体会的园地。到一九六五年，共出版了六辑。这个刊物在学术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怀下，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著和文史资料，联系和团结了一批学术工作者，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万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肆意迫害学术研究人员，禁锢学术研究活动。他们故意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大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鼓吹「儒法斗争持续二千多年」，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把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和大量学术著作诬为「封建」、「复古」，一概格杀勿论，《中华文史论丛》因而被迫停止出版达十余年之久。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打破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

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广泛展开，学术界的繁荣兴旺局面正在出现。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以来，许多新老文史研究人员都对前出的《中华文史论丛》表示关心，切望复刊。我们经过一些时候的筹备，广泛征求了学术界的意见，决定将她复刊，沿用原名，从第七辑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文史论丛》复刊以后，将坚决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为文史研究人员、古籍整理工作者、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及有关读者服务。在此，我们愿提出三点意见，作为办好《中华文史论丛》的要求：

第一，深入揭批「四人帮」。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学术界是深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区」，在他们严密控制的一段时期内，毒草丛生，百花凋零，因此我们当前的重点任务，就是必须澄清他们在文史研究工作中制造的种种混乱，纠正他们在学术问题上颠倒了的一切是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四人帮」在文史研究、资料考证等方面的流毒和影响。我们一方面要着重揭露「四人帮」歪曲历史、伪造资料的鬼蜮伎俩，以还其历史、资料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更应该针对被他们搞乱和禁绝的学术问题，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有破有立，在破中求

立。这方面的任务还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第二，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它的着重点，是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中华文史论丛》就是在文史领域内提供「放」和「争」的园地。学术上的各种观点和问题，必须通过充分的讨论，在互相促进中才能得到发展和解决。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勇于「放」，勇于「争」，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文章不拘一格，只要是言之有物、有所创见的长短论文、考证答辩、读书札记或资料钩沈等等，都可发表。

第三，广泛团结和联系新老文史研究工作者。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发展和壮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造就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教员、医生、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办《中华文史论丛》，就要依靠这支新老文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四人帮」把这支人数本来不多的（包括专业和业余的）队伍打散了，造成了文史领域中青黄不接、难以为继的严重局面。当前，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园地；同时也

要為中年的和青年的研究工作提供尽可能多的發表文章的機會，使他們得到不斷的鍛煉和提高。這裡有一個發現和扶植年青一代文史研究工作者的迅速成長的問題。老一輩專家學者有這個責任，我們作為《中華文史論叢》的編輯人員，也有這個責任。大家都來做發現人才、扶植人才的工作，我們這支隊伍是會很快地發展和壯大起來的。

科學研究的大好時光已經到來，讓我們同全國文史研究工作者的緊密團結在一起，為批判地繼承我國文化遺產，為繁榮社會主義的學術文化而共同戰鬥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七八年六月

# 目次

堅持「雙百」方針 繁榮學術研究……………(一)

——上海文史研究工作者在《中華文史論叢》座談會上的發言

李俊民 朱東潤 周谷城 郭紹虞 顧廷龍 徐 崙 吳文祺 吳 澤 張世祿  
徐中玉 蔡尙思 王運熙 陳旭麓 譚其驤 李培南 陳子展 徐震堦 章 巽  
魏建猷 (以發言先後爲序)

徹底批判「幫史學」，努力作出新貢獻……………顧頡剛(咒)

奴隸主與經古今……………周谷城(五)

商文化起源于我國北方說……………金景芳(壹)

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谷霽光(七)

龔自珍思想筆談……………王元化(一〇七)

《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袁珂(二七)

|                  |                 |
|------------------|-----------------|
| 《山經》河水下流及其支流考    | 譚其驤(七)          |
| 記舊抄本古航海圖         | 章巽(九)           |
| 六義說考辨            | 郭紹虞(四七)         |
| 論《卜居》、《漁父》爲屈原所作  | 陳子展(三九)         |
| 梅堯臣詩的評價          | 朱東潤(五五)         |
| 曹雪芹佚著辨偽          | 陳毓龍<br>劉世德(二八一) |
| 讀《天雨花》舊抄二十六回本札記  | 阿英遺稿(三七)        |
| 論再生緣(上)          | 陳寅恪遺稿(四三)       |
| 記《花鏡》作者陳淏子       | 誠堂(四六)          |
| 陰山(上)            | 禾子(一七)          |
| 陰山(下)            | 禾子(二六)          |
| 王紹蘭未刊稿《禮堂集義》     | 沈文倬(三四)         |
| 《全唐詩》未取材於《永樂大典》說 | 李詩(三五)          |
| 王韜《蘅華館日記稿》       | 陳左高(五二)         |

# 堅持「雙百」方針 繁榮學術研究

——上海文史研究工作者在《中華文史論叢》座談會上的發言

編者按：打倒「四人幫」，學術得解放。被迫停刊十餘年之久的《中華文史論叢》，也獲得了新生，在當前大好形勢下，重與讀者見面。爲了同學術界一起，共同辦好這一學術性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於最近邀請上海部分文史研究工作者舉行座談會，徵求意見。座談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主持。到會的同志多數已達高齡，在「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迫害和禁錮下，大都十多年未發表文章了。這次參加座談會，無不心情振奮，暢所欲言。這些發言，意氣風發，熱情洋溢，不尚空談，針對性很強，是討伐「四人幫」的檄文，也是《中華文史論叢》復刊的進軍號。爲此我們按發言先後，發表出來，以餉讀者。

## 爲《中華文史論叢》復刊致辭

李俊民

今天把各位同志邀請了來，主要是希望對我們古籍出版社即將復刊的《中華文史論叢》給予指示、支持，提供幫助。

今年年初，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了各個出版社，在上海市出版局領導下，從事科學、文化、教育、文藝各方面的出版事業，古籍出版社是其中之一。我們這一事業，過去一直受到在座諸位的培護與支持，今天惠然而來，歡聚一堂，更加證明了諸位對我們深厚的情誼，這對於我們事業今後的發展和前途，也更加有了保證，大大增強了我們的信心和決心。不過，使我們大家同仇敵愾的是：萬惡的「四人幫」爲了要篡黨奪權、改朝換代，實行文化專制主義，一方面搞「古爲幫用」，搞「影射史學」、「陰謀文藝」；一方面搞民族虛無主義，把我們批判地繼承古代文化遺產的光榮事業，污蔑、歪曲爲「復古、復辟」，實際上他們是反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以假左真右的陰謀手段來堵死我們的事業。這樣，成千上萬的學者專家遭受到殘酷的打擊和迫害，正當的研究和著作權利被取締、被扼殺，許多文化機構、文化組織癱瘓了，十年中間，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比如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就成了一個被撤銷的單位，「中華上編」編輯出版的《中華文史論叢》的命運，那就不用說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偉大勝利。打倒了「四人幫」，一切工作都解放，自然，我們的《中華文史論叢》這一集刊，也不例外。我們今

天召開這麼一個座談會，個人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感觸也很多。我想，各位同志一定也具有同感。根據國家出版局規定，上海的出版社和首都一樣，都是面向全國的。我們從組稿中間接觸到各方面人士以及各地學者、專家、作家，他們看到我們在出版計劃中列有《中華文史論叢》這一選目，心情非常激動，認為這是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方針的重新體現，也是華主席和黨中央關懷知識分子政策的具體表現，莫不歡欣鼓舞，願意給我們最大支持，貢獻各自的力量。

在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黨中央抓綱治國戰略決策指引下，為了在本世紀內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各條戰綫都極端重視工作的長期規劃與年度計劃，為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服務。我們社從成立以來，也制定了三至八年的工作規劃，並給《中華文史論叢》擬定了新的規劃。

為了把《中華文史論叢》辦得更好，我們特請復旦大學朱東潤教授擔任《中華文史論叢》的主編。在座同志們也必然能鼎力贊助，給予最大的支持！

今天的座談，主要聆取諸位的指示，給我們提示意見。希望各抒所見，暢所欲言，不吝指教，以匡不逮。

## 文史研究的寬廣道路

朱東潤

一九六二年《中華文史論叢》開始出版，先後出了六期。在「四人幫」橫行，黑氣瀰天，風塵滾滾的

日子裏，《中華文史論叢》停刊了，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為在那個飛沙走石的年代裏，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得收斂起來。正如梅堯臣在那首《夜聞祆鳥》詩裏寫的：

都城夜半陰雲黑，忽聞轉轂聲咿呦。嘗憶楚鄉有祆鳥，一身九首如贅疣，或時月暗過閭里，緩音低語若有求。小兒藏頭婦滅火，閉門雞犬不敢留。

在這種情況之下，「藏頭滅火」並不是罕見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霹靂一聲，祆鳥完了，「四人幫」倒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一座黑風山摧毀了。「棍子工廠」和「帽子工廠」一齊沒有了。人民重新抬頭，地球照樣轉動，山更青了，水更綠了。《中華文史論叢》也重新出版了，這就給了我們在科學文化這個園地的一角，有一個努力的機會。當然，這是《中華文史論叢》的重現，但是正和萬事萬物相同，在它重現的時候，必然和原來的不一樣，因為這裏有了新的因素，新的要求，因而也有新的生命。

華主席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國科學、教育、文化戰綫摧毀了『四人幫』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批判了他們炮制的『兩個估計』的反革命謬論，激發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開始出現了欣欣向榮的生動局面。」這個積極性是每一個願意為當前的時代貢獻自己力量的知識分子具有的，但是在「四人幫」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的壓抑之下曾經沉默過。沉默不等於沒有，祇是有而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沉默不是消極而是積極的，是積極地蓄積自己的力量，以便在適當的時期作出更強有力的爆發，特別是全國的知識分子正在重新獲得自由，心情舒

暢的日子裏。華主席在政府工作報告裏又說：「我們必須繼續發展和壯大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造就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工程師、教授、教員、醫生、文學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這是一個龐大的隊伍。多少年前的估計是五百萬，現在當然早已不是一個五百萬，而是幾個五百萬了。這個隊伍是在黨的陽光雨露的培育下發展壯大的。從現在起到公元二〇〇〇年，祇有二十三年。在這二十三年之中，我們要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績來，把我國推向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人應當對於世界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這是一條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一定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做到的。

當然，這裏有個分工的必要。今天聚會，都是一向在文史界工作的同志。因此我們對於問題的考慮當然會從文史這一項工作出發。怎樣才能把我們的工作做好呢？在三大革命運動中，怎樣考慮我們的位置？在四個現代化中，怎樣考慮我們的事業？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文史是不是科學呢？當然是。文史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同樣是科學，但是有一些不同。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都強調自然規律和具體應用，但是文史在這些方面却不够顯著。是不是我們可以說作為社會科學的文史，科學性不够完整，仍然處於進展遲緩的一面？這也對。這樣我們便有理由希望在我們這一代看到它從不够完整而走向比較完整，從進展遲緩而走向進展比較迅速。我們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們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貢獻我們的全力把這些工作做得更好些，更快些，更完整些。有地方貢獻我們的力量，總比沒有地方貢獻我們的力量好。我們有目標，有

前途。我們也有兩隻手，沒有任何理由一定吃一碗現成飯。

文史是一個總名，在這個範圍內當然也還有各種不同的情況。這裏約略談一些，說錯了祇是證明我的無知，無知也不一定壞，因為經過交流批評，可以逐步走向有知，從知之甚少走向知之較多。暴露無知正是進步的起點。

在文史這個大範圍中，我想史學是比較先進的。《史記》自序稱「述往事，思來者」，這便把史學這門科學的目標提得很高，歷史不是斷爛朝報，專為過去服務的，而是為的「來者」，為的現在，甚至為的更後的將來。這是「古為今用」。在史學方面，特別在接受了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教導以後，我們看到這裏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科學性也特別顯著。

我們通常把語言文字的學問和文學研究聯系在一起，其實這裏是一宅兩院，雖然走一個大門，其實際各成體系。比較起來，語言文字的科學性特別強。上起漢代，下迄當今，有不少有名的學者在這裏進行探討，找到語言文字發展的規律，取得卓越的成就。特別是最近《侯馬盟書》的發現，使我們對於古代文字發展的綫索，找到更好的綫索。

文學研究和史學以及語言文字的研究相比，顯得比較緩慢了一些，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到發展的規律，而且在我們眼前正顯現出一條寬廣的道路。

就以文學理論來說，古代在這方面做過探討的，可以舉出不少的作者，但是到了劉勰手裏，這才找到一條大路，倘使我們忽略了劉勰在思想方面受到因明學的啓示，可能我們的了解還不够全面。

到了本世紀初年，阿美樂爾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也送來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就爲文學理論的探討創造了長足進步的條件。

我的片面的看法，常以爲古代的詩文譜是一種有意義的作品。鄭玄、歐陽修、李燾都有詩譜，主要是爲解釋毛詩而作的。宋代呂大防有《杜詩年譜》、《韓文年譜》各一卷，不能不推爲文學研究中有意義的作品。這是十一世紀末發表的。有了年譜，正如呂氏所說的：「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歎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證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呂譜的記載實在是簡略得很，而且還有不少的錯誤，但是應該承認它確有開創之功。宋人所作年譜，我所見近四十種。南宋詩文集的出版，經常附有作者的年譜，正見到是一個文學研究輝煌的時代。認真而踏實的文學研究，在我國有優良的傳統。

話說得多了。我的認識是，無論是文是史，前面都有廣闊的天地，正待我們去開發，去探求。《中華文史論叢》恰恰爲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園地，容我們去開墾。對於這樣一個事業，既然把我當作一個馬前卒，要我做一點搖旗吶喊的工作，這個任務在領導方面同意以後，我也沒有理由推辭。希望同志們給我以不斷的指示，無私的幫助，共同做好我們的工作。

## 我所望於《中華文史論叢》的

周谷城

《中華文史論叢》的復刊，我是最歡迎的。我相信學術界，尤其是我們這些搞文學和歷史的，也

無不雙手歡迎。在座各位，大都是我的老朋友，有許多同志十多年不見面了，今天歡聚一堂，要是不打倒「四人幫」，這是不可能的。爲此我很高興，但是也有很多感觸，隨便談幾句，寄望於《中華文史論叢》的復刊出版。

我們一定要揭批「四人幫」，肅清其流毒的殘餘。凡遇到思想言論，乃至行動，與「四人幫」有牽連，至今還沒有改變過來的，應不客氣，加以揭發批評。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最爲重要。否則以僞亂真，積非勝是，於學術的發展是不利的。受「四人幫」迫害而產生的所謂「餘悸」，更應去掉。

其次要尊重專業。「四人幫」不要專業，一聽到人家搞專業，就說是走白專道路。他們也不要理論。因爲理論是指導專業的，既然不要專業，當然不要理論。他們如果也搞理論，那就是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謬論。我們要回到毛主席的教導上來，要理論，也要專業；要政治標準，也要注意專科特點。毛主席於六條政治標準外，還教導我們說：「爲了鑒別科學論點的正確或者錯誤，藝術作品的藝術水準如何，當然還需要一些各自的標準。」

要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這是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導，「四人幫」則根本反對，動輒以帽子棍子相加。這方面，我們要堅決同他們鬥爭到底。

要「古爲今用」。我們辦《中華文史論叢》，當然不能離開古人的東西。我們要從研究古人的東西